

# 裴陵与公子鍼：河东裴氏始祖传说中的历史图景与世系建构

刘丽

(山西师范大学 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 山西 太原 030031)

**摘要:**家谱承载的是家族的集体记忆,始祖是凝聚家族共同体的起点。唐代河东裴氏祖先溯源中,“非子之后”流行于诸裴家谱书写中,由此产生裴氏得氏始祖的两种传说。裴陵说与赵氏得氏故事类似,透露出先秦姓氏演进的历史图景,虽未被诸裴认同,却获得唐代官方谱牒《元和姓纂》的认可而进入正史叙事;公子鍼说是宗法观念下世系建构的产物,虽不为官方承认,然在诸裴家谱建构中又曾是一个被普遍承认的事实。探讨河东裴氏的两种始祖传说,并非分析哪一种说法更为可信,而是从历史记忆的角度探求集体记忆背后的情感、意图与相关社会情境。

**关键词:**非子之后;裴陵;公子鍼;河东裴氏;始祖传说

中图分类号:K2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670(2024)01-0049-06

史学是解释证据的一门学问,然而,证据总不是那么齐全,要想使历史解释能够清晰流畅地表达出来,缺失证据的环节需要用想象来填充,这样,神话就不可避免。20世纪20年代,顾颉刚提出古史“层累地造成”说<sup>[1]160</sup>,这种被胡适形象地称作“剥皮”<sup>[1]192</sup>的方法成为解构神话的利器。受此启发,近20年来,学人借助谱系虚实、郡望重构、身份认同等方面的探究,推动着士族个案研究向纵深发展<sup>[2]</sup>。历史研究过去,关怀指向当下。顾颉刚承认,“我们所以有破坏,正因求建设”<sup>[3]顾序19</sup>。钱穆亦强调“大其信而疑生,决其疑而信定。则怀疑非破信,乃立信。”<sup>[3]钱序5</sup>无论是廓清古史传说,还是探究士族谱系,其实都是试图通过反思性研究,从历史记忆角度尝试探索古今历史叙事与记忆中“隐藏的景”,从而了解留下这些历史记忆者的情感、意图与相关社会情境<sup>[4]简体版自序2</sup>。基于此,本文对河东裴氏的研究正是裴氏谱系建构中的祖源问题。

## 一、河东裴氏得姓始祖的两种传说

在河东裴氏祖先溯源中,得姓始祖的传说有两种。迄今所见官方的记录最早出现在姓氏书《元和姓纂》中,不过,该书在宋元以后就散佚了。北宋史官吕夏卿编纂《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以下简称《新表》)时对其进行选择性吸收和扩充,南宋史学家郑樵所撰《通志·氏族略》则基本上照录其文:

裴氏。嬴姓,伯益之后。秦非子支孙封豷乡,因以为氏。今闻喜豷城是也。按闻喜隶解州。六代孙陵,当周僖王之时,封为解邑君,乃去“邑”从“衣”为裴。裴,衣长儿。一云,晋平公封颡帝之孙鍼于周川之裴中,号裴君。又唐开元右骁卫大将军疏勒王裴夷健之后,为西域裴。又《后赵录》有垒氏,本姓裴,改为垒。自魏、晋至周、隋,裴氏七代有传。<sup>①</sup>

收稿日期:2023-09-18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22FZSB034);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20230344)

作者简介:刘丽(1976—),女,河南省南阳市人,历史文献学博士,山西师范大学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唐宋历史文献、山西区域历史文化研究。

<sup>①</sup>详参郑樵《通志二十略》,王树民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96页。按《四库提要·元和姓纂》指出,《氏族略》“全祖”《元和姓纂》之文,岑仲勉先生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分别参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439页;岑仲勉《〈元和姓纂〉四校记再序》,见林宝《元和姓纂(附四校记)》,岑仲勉校记,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88页。



无论是《元和姓纂》,还是《通志·氏族略》,此类姓氏著述侧重于对姓氏由来的解释,并不拘泥于某郡望姓氏,毕竟至唐后期郡望向姓望的转化基本上趋于定型<sup>[5]</sup>。《新表》则不然,它对唐代宰相这个特殊群体的探讨不仅是汉唐家族本位的见证与反映,还是一个政治时代即土族政治结束的标志<sup>[6]</sup>。关于姓源的追溯,《新表》的立足点往往是郡望而非一般意义上的姓氏,所以,《新表》在吸收《元和姓纂》的说法时是有选择的,略述其文:

裴氏出自风姓。颛顼裔孙大业生女华,女华生大费,……大骆生非子,周孝王使养马汧、渭之间,以马蕃息,封之于秦为附庸,使续嬴氏,号曰秦嬴。非子之支孙封豷乡,因以为氏,今闻喜豷城是也。六世孙陵,当周僖王之时封为解邑君,乃去“邑”从“衣”为裴。裴,衣长貌。一云晋平公封颛顼之孙鍼于周川之裴中,号裴君,疑不可辨。陵裔孙盖,汉水衡都尉、侍中,九世孙敦煌太守遵,自云中从光武平陇、蜀,徙居河东安邑,安、顺之际徙闻喜。曾孙晔,并州刺史、度辽将军。子茂字巨光,灵帝时历郡守、尚书,率诸将讨李傕有功,封阳吉平侯。三子:潜、徽、辑。<sup>[7]</sup>

与《元和姓纂》相比较,《新表》一方面祛除枝蔓,舍弃与河东裴氏祖源不同的西域裴、有垒氏等内容,将裴氏世系条理化、线性化;另一方面借助非子,糅合《史记·秦本纪》,将裴氏与秦嬴世系联系起来,使得汉代以来裴氏“伯益之后”<sup>①</sup>的说法与正史叙事结合,凸显出裴氏世系的完整有序。同时,《新表》还将裴氏始祖与秦汉史籍记载中的裴氏高官以及相关的家谱联系起来。这些建构确保汉末崛起于河东闻喜的裴茂家族“世为著姓”<sup>[8]</sup>的说法有了确凿的史料依据,河东裴氏家族的世系脉络变得真实可靠。

由上,河东裴氏谱系的建构至少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在东汉姓氏溯源的基础上,经过南北朝隋唐间围绕着河东裴氏这一郡望的层累建构,至宋吕

夏卿整合诸裴宰相家族谱系而定型<sup>②</sup>。上述建构的关键环节就是得氏的两种传说,即裴陵说、公子鍼说。很显然,官方记录对裴陵说是认同的,不过,也并没有完全摒弃公子鍼说,而是存疑。这些传说的部分内容固然有荒诞不经的一面,但不可否认,它们在一定程度上也折射出裴氏部分家族的早期历史演进历程,抑或是他们认同的历史过程。

## 二、裴陵说:史家记忆背后的历史图景

无论是《元和姓纂》还是《新表》,它们均倾向于视裴陵为裴氏的始祖。

### (一) 非子支孙得豷氏

非子支孙即庶孙封豷乡,以豷为氏,应该说是具有历史原型的,比如赵氏的得氏传说。按《史记·秦本纪》,赵氏始祖造父,曾为周穆王驾车,因功后受封于赵城,遂以赵为氏。张守节《史记正义》引《括地记》称“赵城,今晋州赵城县是。”<sup>③</sup>照此情形来看,裴氏先祖应该出自西北擅长养马的部族,至于什么原因使他们迁徙到河东大地,因为缺乏坚实的证据,姑且以《新表》的说法为据。

裴陵被封为解邑君是在周僖王时期(前681—前677年在位,僖又作釐)。此时,裴陵家族已经在闻喜的豷乡生活了六代,按每代20~30年计,则有120~180年的历史。以此推算,非子支孙受封于豷乡,当在共和元年(前841)前后的厉王、宣王之间,极有可能是在西周中兴之主宣王时期。当时,秦庄公兄弟率族破西戎,立了功,周宣王封其为西垂大夫,并将大骆犬丘之地赐给庄公,那么,其族众亦定封赏有差,非子庶孙可能就在受封之列。周代封土之制有国、邑、关内邑、乡、亭五个等级,加之西周早年,天子在王畿内封采邑、在畿外则立诸侯,那个时候诸侯大者不过方圆百里,诸侯国内无采邑<sup>[9][20]</sup>,所以,非子支孙被封在豷乡当属周天子的分封,且以“乡”得氏,即豷氏。这也说明,“豷乡”地处西周王畿内。

具体而言,关于豷氏所在的豷乡,唐代人认为

①这句话出自汉献帝时泰山太守应劭辑录的民俗著作《风俗通》,唐以后散佚。李贤注《后汉书》,涉及一个裴氏人物时,引用《风俗通》来解释裴氏由来。详参范晔《后汉书》,李贤等注,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96页。

②美国汉学家伊佩霞指出,《新表》史源包括正史人物传记、官方氏族谱,以及墓志碑刻、家庙铭文、行状、文集序言等诸多文献。详参伊佩霞《早期中华帝国的贵族家庭——博陵崔氏个案研究》附录一《论〈新唐书·宰相世系表〉的可靠性》,范兆飞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158—161页。

③详参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77页。按:关于造父受封赵城,虽有学者质疑这件事,但是,这毕竟是被太史公写入《史记》,且由张守节引《括地记》以证之,可见至唐代该说基本上已经变成被史家所沿袭并认同的史实。



在闻喜葦城,清代裴氏后人认为葦城就是今天的裴柏村一带<sup>[10]502</sup>。先秦时期,这里是古曲沃所在,汉武帝时得名闻喜。此处交通畅达,是古曲沃通往晋都的必经之地。

## (二) 裴陵改裴氏

就在裴氏立足葦乡的半个多世纪中,周王室东迁,周天子威信下降,地方诸侯蠢蠢欲动。这种情况下,晋文侯(前780—前746年在位)开始对外扩张,其周边的殷商旧方国被逐步吞并,距离晋国最近的曲沃很快被纳入晋国版图<sup>[11]</sup>。扩张的土地需要统治和管理,诸侯开始在自己的领地内分封采邑。这样,昭侯元年(前745),晋君封文侯弟成师于曲沃<sup>①</sup>。成师即曲沃桓叔。曲沃邑大于晋都翼,即“末大于本”<sup>[12]1638</sup>,因而被史家视作晋国内乱的渊藪。自此,晋国进入曲沃代翼的时期。按《史记·晋世家》记载,桓叔好德,颇得民心<sup>[12]1638</sup>。从桓叔到武公,三代67年居曲沃,这样,便与裴氏相邻。从桓叔礼贤下士的情况看,裴氏很可能是桓叔家族夺取晋侯之位的坚定支持者。曲沃桓叔势力强盛,三世与晋君交恶,终在周僖王四年(前678)灭晋侯缙。武公尽以其宝器赂献僖王,从而被任命成新的晋君,列为诸侯,尽并晋地而有之。

由上述曲沃代翼可知,裴陵得封解邑只能是在晋武公时期(前678—前677年在位)。解邑即后来的解州,这是河东的盐产地。中国古史记载的黄帝战蚩尤,就发生在这里。可以说,盐池是农耕时代重要的战略物资,对于晋国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裴陵恰恰在这个时候获封解邑,这可能是武公成为晋君后的论功行赏,也可能是其派遣臣子管理疆域的举措。同时,曲沃代翼使得窃权者晋武公自省:公族并不都是可以依靠的力量,“他们篡夺公室权力的欲望和野心并不比异姓或异氏的卿大夫们差”<sup>[9]234</sup>。当然,武公及其后裔削弱公室的做法遂使晋国无公族,后来公子重耳流亡,追随者也都是异姓。所以,晋武公将裴陵派到解邑也是有原因的。不管怎么说,有了盐池,这是裴氏在河东站稳脚跟的关键一步。汉末裴氏的崛起,以至隋唐之前河东裴氏牢固地扎根于河东大地上,应该就与此有关。

## (三) 裴陵说未得到诸裴的认同

裴陵受封解邑,改“葦”氏为“裴”氏,这是后世裴氏子孙视其为始祖的主要原因<sup>[10]505-506</sup>。不过,

除了《新表》,正史中没有相关记载,在已知的近500方中古裴氏墓志、神道碑中也没有1例提及裴陵,仅有不足10例在祖先溯源中笼统提到了非子、非子之裔。略举如下:

裴觉(景龙三年,709):非子之裔,邑于裴乡,遂以命氏,因而代昌。<sup>[13]1093</sup>

薛君妻裴氏(开元十四年,726):高阳肇裔,非子受封,汉宠侍中,晋称吏部。<sup>[13]1313</sup>

裴遵庆(大历十一年,776):在夏为伯益,若予上下;在周为非子,□□□牧。非子之后别封裴乡,遂以为氏。<sup>[14]</sup>

裴成(开成元年,836):系本于周分封非子之邑,因以受氏,代为河东望族。<sup>[15]925</sup>

裴损(大中十四年,860):裴本作葦,葦始得姓,因秦非子之后,封于葦乡。后徙封解邑,字乃从衣,故曰裴氏。<sup>[16]</sup>

裴宏(咸通十四年,873):昔嬴秦氏有宗卿非子者,立功汧、渭之间,受封于裴,其后因以为族。<sup>[17]</sup>

唐代墓志中普遍存在的非子认同本身体现了河东裴氏始祖认同上的血缘建构<sup>[18]</sup>。裴陵说究竟始于何时难以确定,不过,迄今所见最早记载该说的是《元和姓纂》,这无疑是唐后期官方谱牒给含混的非子之后认同做出的一个较为明确的解释。

当然,从现有墓志普遍失载的情况看,裴陵说并未得到诸裴的普遍认可。那么,一个可能的原因是不是裴陵的出身呢?毕竟封葦乡者只是非子的庶孙,即裴陵的六世祖,虽然其与秦人同为嬴姓,但血缘关系颇远。所以,在重视宗法世系尤其是小宗世系盛行的中古时期,这样的历史叙述并不理想。公子鍼的身份就不一样了。

## 三、公子鍼说:宗法观念下的世系建构

《元和姓纂》中对公子鍼说的表述稍显简略,仅一句话,而《新表》转述时,还特地在该句末尾加上“疑不可辨”之语,显示出史官对这种说法所持的怀疑态度。

### (一) 墓志所见公子鍼认同

在盛唐时期的裴氏墓志中,主张公子鍼说的不

①古城遗址在今闻喜县上郭村一带。



下 10 余方 直接提及“鍼”之名号者就有如下数例:

裴绚(景龙三年,709):嬴鍼之光复其宗 袭同川而浩邈。<sup>[19]</sup>

裴勃(开元九年,721):其先帝颛顼之苗裔 周封为秦。秦景公母弟曰鍼者,始居于晋平公邑之同川之裴中,因而得姓。<sup>[13]1245</sup>

裴志(天宝八载,749):始祖秦公子鍼 因居晋封萑而氏焉。<sup>[20]</sup>

于君妻(天宝十二载,753):初,伯益为虞,以掌山泽;自任好有国,以霸诸侯,其后鍼适晋食裴,因以命氏。<sup>[13]1692</sup>

与《元和姓纂》语焉不详的表述不同,墓志对此则言之凿凿。据此,有学者认为,晋平公将公子鍼安置在“同川之裴中”,即闻喜东北的裴城和裴柏村一带<sup>[21]</sup>。

另据《左传》《国语》《史记》等史籍的记载,历史上确实有公子鍼其人。他是秦桓公之子、景公之弟,秦晋交恶时,出使晋国,结束了纷争,且促成了前 546 年的弭兵大会。或许是其出色的外交能力,也有可能是其富可敌国的实力见嫉于景公,前 541 年公子鍼奔晋避难,前 536 年秦襄公即位,他才返回秦国。

与裴陵相比,公子鍼出身显赫,其故事也颇生动曲折,墓志中的普遍记载显示出该传说似乎得到了诸裴的广泛认同。

## (二) 南来吴裴的世系建构

关于公子鍼,已知最早的记载隐约见于唐高宗咸亨二年(671)的裴爽墓志“朕虞佐舜,笼山泽以命官;后子违秦,括河汾而锡壤。”<sup>[22]</sup>“后子”即鍼。裴爽是南来吴裴叔业支后裔,至武则天时期,叔业支的裴守真编撰《裴氏家牒》,该谱后来被唐国史收录,成为宋人编著《新表》裴氏世系的重要依据。这从天宝二载(743)守真之子耀卿的遗爱碑中也能看出“益为帝虞,实相帝舜。非子其胄,而邑诸裴。在汉者为水衡,在魏者守代郡。十三代祖徽。”<sup>[23]760</sup>裴耀卿(681—743),玄宗宰相,基于此,其家族世系收录在《新表》内。据碑,在祖先溯源上,该家族构筑了“伯益……非子……盖……潜、

徽……守真”的世系框架<sup>[23]760-789</sup>,而“伯益……非子……鍼”叙事却在同时期的墓志上有着完整的表述:

裴光庭(开元二十一年,733):其先伯翳之后,有斐子者,实着勋庸,克受方国,及秦而大兴。周代兴秦,公子鍼出居于晋,晋人封之裴乡,因以命氏。<sup>[24]552</sup>

裴光庭是玄宗宰相,天宝三载(744),其妻武夫人去世,墓志由史家韦述撰文,裴侨卿书丹<sup>[24]737</sup>。韦述系守真外孙,侨卿为耀卿弟,墓志内,韦述称从外孙,侨卿称族子。显然,现实生活中,裴守真、裴光庭两家族已经联宗。

“鍼”公开进入南来吴裴的谱系中,最早见于裴耀卿的神道碑。天宝二载(743)裴耀卿卒,元和七年(812)其孙裴佶为之立神道碑,称“自鍼至五代祖二十四叶”<sup>①</sup>,结合《新表》对南来吴裴世系的排序,若忽略鍼与盖之间的世次,耀卿五世祖景恰是鍼第二十四世孙。如此之巧合,只能说神道碑上的世系与《新表》同源,且这个源头无疑应该是《裴氏家牒》。从裴爽墓志的模糊提及,至裴守真作家牒,再到裴耀卿神道碑谱系的排序,公子鍼认同在南来吴裴的家谱叙事中尘埃落定。

## (三) 公子鍼认同的起伏

公子鍼说以开天之际(713—756)最盛,遍及裴氏多数家族的墓志,如前涉裴觉及裴绚系东眷道护支、代宗宰相裴遵庆及其孙裴宏系中眷三虎支、裴损及于君妻亦即玄宗宰相裴耀卿之侄女系南来吴裴叔业支、裴勃系东眷道子支、高宗宰相裴炎之侄孙裴志系洗马天恩支、裴爽系南来吴裴叔业支,然而,在中唐以降的谱系书写中,此种认同骤然消失。这是一个颇引人注意的现象。目前所知,坚持公子鍼说的仅有元和(806—820)初包括南来吴裴耀卿神道碑在内的两例而已。不唯如此,在公子鍼认同最盛的开天之际(713—756),裴氏“伯益之后”的传统说法在裴氏谱系书写中仍有一定影响。比如:

裴迥(天宝十一载,752):昔伯益之后封子萑乡,因以为氏。又徙封解邑,乃去“邑”从“衣”。<sup>②</sup>

① 详参《唐故侍中尚书右仆射赠司空文献公裴公神道碑铭并序》,见周绍良《全唐文新编》第3部第1册,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5628页。按:对于该碑录文,目前所见著录均残缺,而杨西江自《闻喜县志》所录恰好有所缺关键字。详参杨西江《将相文武 风流千古——裴氏人物志传》,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18页。

② 详参《大唐故处士河东裴公墓志铭并序》,见赵君平、赵文成《秦晋豫新出墓志搜佚》,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2年版,第726页。按:裴迥系裴寂玄孙,裴氏之所以能够立于《新表》之首,关键在于裴寂大唐第一宰相的身份,不过,西眷景惠支也是唐代裴氏五房中最早凋零的家族。



恰是这一说法与《元和姓纂》的表述又最为接近,只是伯益说所反映的地缘认同不足以完成裴氏追根溯源的建构任务。非子说虽然体现的是一种血缘认同,但“非子之后”的表述仍嫌模糊,不如鍼身份明确,即裴利物墓志所言“越我元祖,秦贵公子,有德于晋,晋实美报。”<sup>[15]641</sup>此口吻显示出裴氏源自秦嬴嫡系的自豪。这种带有浓厚宗法世系色彩的建构一旦被上升为家谱中的“大众文化”<sup>①</sup>,很容易被同姓家族模仿、抄袭。

无论如何,公子鍼认同曾热闹一时,这是不争的事实,加之文章大家许孟容撰文的裴耀卿神道碑这样一种“公共性的政治景观”,该碑文颇具影响力<sup>[25]</sup>。或许正因为如此,同一年成书的《元和姓纂》才将之备作一说。不过,与中唐以降诸裴逐渐放弃公子鍼说一致,晚唐代表东眷立场的《裴氏家谱》<sup>②</sup>也未将公子鍼纳入其中。

#### 四、清代裴氏世系表对两种传说的吸收

从迄今所见的墓志来看,非子俨然是盛唐以降诸裴始祖认同的共识,至于增加的具体始祖是裴陵还是公子鍼,无非是将故事的环节变得更加流畅自然,易于让人理解而已。毕竟,在家谱中,世系的完整与延续才是更重要的<sup>[26]</sup>。然而,建构得越是有条理,产生的疑问就会越多。反观《新表》,裴氏的得氏传说显然又与两汉之际裴遵自云中徙居安邑、裴晔徙居闻喜的说法产生了冲突<sup>③</sup>。尽管如此,康熙年间(1662—1722)翟凤翥修《裴氏世牒》,仍然明确将裴氏始祖的两种传说纳入世系表。闻喜人翟凤翥,字象陆,他以传世的裴滔《裴氏家谱》为基础,同时,依据《新表》裴氏世系,以颛顼为裴氏的一世祖。不过,在《新表》以裴陵为始祖的家谱世系中,公子鍼却是一个尴尬的存在。可是,修谱者总能够灵活处理这种情况,他们将处于春秋时期的裴陵安置在颛顼之后的第二十七世,相距近150年的公子鍼为二十八世,而400年后生活在汉代的裴盖则为二十九世。如此三者呈祖、父、孙这样的序列,修谱者根本没有顾及他们是隔着数个世纪的人物!事实上,当事人对这种尴尬视而不见,估计他

们也并未当真。

乾嘉时期(1736—1820),考据之风大兴,曲沃裴家祖孙三代修《裴氏世谱》,针对裴氏祖先的谱系排列问题提出看法:

按象陆氏谱,系以颛顼为一世,至二十二世非子之孙封葑乡侯,二十七世陵,周僖王封解邑君,除“邑”从“衣”,始著裴氏姓。闻喜东五十里有葑城,其世居也。源远流长,世系井然。第非子以前,号嬴秦,与秦、赵同姓,虽出一源,其派攸分,各有姓氏,史记详载,人所共祖,既叙入源流考,似不必更列世系矣。又陵孙盖,盖九世孙汉敦煌太守遵,自云中徙居安邑,曾孙晔迁闻喜东五十里裴柏而家焉。庙祀遂以遵为始祖。但按闻喜,古曲沃地,得名于汉武,周尚无此名。今县东五十里裴柏村即古之葑城也。自陵即居其地,何以又有迁徙之说。或子孙有别居云中而回桑梓者,抑或地同时异,因代而名,皆不可考也。粤稽往古,咸以得姓为始,今谱系似应以解邑君陵始著裴氏姓者为一世,而陵居葑城庙祀,即应以陵为始祖,亦古之因封爵而著姓,随居地而立始之义也。<sup>[10]502</sup>

翟凤翥《裴氏世牒》自颛顼开始,至非子已经列到了二十二世,却还没有点到裴氏的得氏始祖。在裴率度看来,这种世系的排列方式是不合传统的。按宗法制的大小宗关系,“诸侯不祖天子,大夫不祖诸侯”<sup>[27]</sup>,所以,他修谱时将入源流考者剔除在世系表之外,在世系断限上以得氏始祖裴陵为一世。虽然裴率度此处未提及公子鍼,但从其所列世系表看,却也因袭了翟凤翥的做法,即把公子鍼放在裴陵之下。同时,裴率度也特别提出一点,就是裴遵、裴晔的徙居问题:河东如果是裴氏的世居之地,何来迁徙之说呢?总之,在谱系建构中,得氏的传说只是为追溯寻找一个合理的源头而已,相信即为真实,这一点不再赘言。

①墓志所见中古早期谱牒内容具有“公”和“私”的属性分野,其中,“公”的方面包括姓氏源流、房支分化,属于家谱内的“大众文化”,具有公共性、流通性和延续性的特点。详参范兆飞《中古早期谱系、谱牒与墓志关系辨证》,见《中国史研究》2021年第2期,第85—104页。

②《裴氏家谱》为东眷裴滔所编的私谱,系唐代河东裴氏的通谱,至金代刻于石碑上,传至今日。该家谱与《新表》一道,成为清代诸谱的母本。详参拙文《〈裴氏家谱〉的复原及其相关问题研究》,见叶炜《唐研究》第25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573—609页。

③这一情况颇类似造父受封赵城,而周幽王时,造父七世孙叔带始建赵氏于晋国。学者正是以此矛盾来驳斥造父受封赵城一事的,详参吕文郁《周代的采邑制度》(增订版),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229页。



## 五、结语

追溯祖先就是追溯家族的源头,犹如故事的开头,这样的家族历史才能为后人所理解和认同。王明珂先生一再强调,反思性研究不争论历史事实,它注重的是从历史记忆角度探索古今历史叙事与记忆中“隐藏的景”,从中了解这些历史记忆者的情感、意图与相关社会情境。无论是裴陵说,还是公子鍼说,均为一种在特定社会情境下的“历史心性”所产生之“历史”<sup>[4]</sup>原序与谢词<sup>2</sup>,本质上也是一种模式化情节之产物,进而成为便于传承的集体记忆;前者与赵氏得氏故事类似,透露出先秦姓氏演进的历史图景,虽未被诸裴认同,却获得唐代官方谱牒的认可从而进入史册,自此纳入裴氏的集体记忆中;后者的书写虽不为官方认同,然在后世诸裴家谱书写中曾经又是一个普遍认同的事实,至明清,已然纳入裴氏谱系之中。

## 参考文献:

- [1] 顾颉刚. 古史辨: 第 1 册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2.
- [2] 范兆飞. 超越个案: 土族研究的问题与路径 [J]. 中国史研究动态, 2017(1): 34-38.
- [3] 罗根泽. 古史辨: 第 4 册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2.
- [4] 王明珂. 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 根基历史的文本与情境 [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9.
- [5] 郭锋. 郡望向姓望转化与土族政治社会运动的终结: 以清河张氏成为同姓共望为例 [M]//张国刚. 中国社会历史评论: 第 3 卷. 北京: 中华书局, 2001: 75.
- [6] 郭锋. 吕夏卿与《新唐书·宰相世系表》[J]. 史学史研究, 1996(3): 31-37.
- [7] 欧阳修. 宋祁. 新唐书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5: 2179-2180.
- [8] 陈寿. 三国志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9: 672.
- [9] 吕文郁. 周代的采邑制度 [M]. 增订版. 北京: 社会科学

文献出版社, 2006.

- [10] 裴氏世谱 [M]. 员创生, 周庆义, 王午申, 点校. 太原: 山西人民出版社, 1994.
- [11] 李变变. 《史记·晋世家》新证 [D]. 临汾: 山西师范大学, 2019: 71-72.
- [12] 司马迁. 史记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9.
- [13] 周绍良. 唐代墓志汇编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2.
- [14] 裴王旗. 裴氏碑志集 [M]. 香港: 东方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4: 111.
- [15] 周绍良, 赵超. 唐代墓志汇编续集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
- [16]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新入藏墓志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9: 125.
- [17] 吴钢. 全唐文补遗: 第 6 辑 [M]. 西安: 三秦出版社, 1999: 188.
- [18] 刘丽. 从伯益到非子: 裴氏始祖溯源背后的地缘与血缘建构 [M]//侯慧明. 晋学研究: 第 3 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23: 198-207.
- [19] 邹冬珍, 卫文革. 山西运城出土几盒裴氏墓志 [J]. 文物世界, 2006(4): 24-30.
- [20] 吴钢. 全唐文补遗: 千唐志斋新藏专辑 [M]. 西安: 三秦出版社, 2006: 216.
- [21] 周征松. 魏晋隋唐间的河东裴氏 [M]. 太原: 山西教育出版社, 2000: 20-22.
- [22] 张永华, 赵文成, 赵君平. 秦晋豫新出墓志搜佚三编 [M]. 北京: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20: 244.
- [23] 王维. 王维集校注 [M]. 陈铁民, 校注. 北京: 中华书局, 1997.
- [24] 赵文成, 赵君平. 秦晋豫新出墓志搜佚续编 [M]. 北京: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15.
- [25] 仇鹿鸣. 长安与河北之间: 中晚唐的政治与文化 [M].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8: 129.
- [26] 钱杭. 宗族的世系学研究 [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1: 11-12.
- [27] 章学诚. 文史通义新编新注 [M]. 仓修良, 编注. 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 2005: 1066.

(责任编辑: 李智萍)

